

阿布扎比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与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阿布扎比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与根服务器系统咨询委员会 (RSSAC)

201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 — 格林威治恒星时 10:30 至 11:30

ICANN60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

卡韦赫·兰杰巴尔
(KAVEH RANJBAR):

请就坐。

欢迎大家。欢迎参加 RSSAC 和 ICANN 董事会合作会议。希望大家都已坐下。

有没有 RSSAC 人员没有坐下来的？好的。我们开始。我先快速点一下名。乔治。

乔治·萨多夫斯基
(GEORGE SADOWSKY):

我是乔治·萨多夫斯基，来自 ICANN 董事会。

苏珊·沃尔夫
(SUZANNE WOOLF):

我是来自南加州大学的苏珊·沃尔夫。

韦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我是来自南加州大学的韦斯·哈达克。

杰夫·奥斯本
(JEFF OSBORN):

我是来自 ISC 的杰夫·奥斯本。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特里·曼德尔森
(TERRY MANDERSON): 我是来自 ICANN 根服务器运营机构的特里·曼德尔森。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我是克里斯·狄思潘，来自 ICANN 董事会。

罗恩·达席尔瓦
(RON DA SILVA): 我是罗恩·达席尔瓦，来自 ICANN 董事会。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我是谢林·查拉比，来自 ICANN 董事会。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我是史蒂夫·克罗克，来自 ICANN 董事会。

特里普蒂·辛哈
(TRIPTI SINHA): 我是特里普蒂·辛哈，来自 RSSAC，马里兰大学。

卡韦赫·兰杰巴尔: 卡韦赫·兰吉巴，RSSAC 的董事会联系人。

布拉德·沃德
(BRAD VERD):

布拉德·沃德，RSSAC 联合主席，来自 VeriSign。

前村晃教
(AKINORI MAEMURA):

前村晃教，董事会成员。

弗雷德·贝克
(FRED BAKER):

弗雷德·贝克，ISC，RSSAC。

杜安·维塞尔斯
(DUANE WESSELS):

杜安·维塞尔斯，RSSAC 根区维护人。

琼尼·索尼能
(JONNE SOININEN):

琼尼·索尼能，IETF 的 ICANN 董事会联络人。

拉斯-约翰·利曼
(LARS-JOHAN LIMAN):

拉斯·利曼，Netnod，RSSAC。

拉斯·芒迪
(RUSS MUNDY):

拉斯·芒迪，RSSAC 联络人。

阿莎·合美嘉妮
(ASHA HEMRAJANI):

我是阿莎·合美嘉妮，来自 ICANN 董事会。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有没有其他 RSSAC 成员没有坐下来的？好的。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自我介绍的方式有一点变化。我们不再使用任何字母，这是特意的，是为了便于 ICANN 董事会了解，因为我们认为这会产生误导。我们代表的是组织，我们给组织命名。所以我们不说我们来自字母 X。

我能提问吗？是的，我有问题要问。RSSAC 有两个问题要问董事会。我们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之后我们来讨论董事会向 RSSAC 提出的问题，然后再讨论任何其他相关主题。

RSSAC 向董事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根服务器系统方面，社群联系董事会的方式是否有任何变化？来自董事会的琼尼要回答这个问题。

琼尼·索尼能:

是的，谢谢你，卡韦赫。答案是没有变化。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实际的重大变化。我们看到存在重大变化的是你们的行为以及你们实际制作的材料。我们认为至少 — 我们认为我们能注意到 — ICANN 社群内外对根服务器系统的兴趣在加大。但是在社群就 RSSAC 问题联系我们的方式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的行为变化。

但是我们确实认为，你们提供的新的开放性和新的文档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 RSSAC 正在做什么以及根服务器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卡韦赫·兰杰巴尔： 所以我认为 — 第二个问题有点类似。在根服务器系统方面，向董事会提出的问题是否有任何变化？例如，问题的类型，以及提出这些问题的机构。

琼尼·索尼能： 实际上没有变化。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跟另外一个差不多，也就是说人们在这方面联系我们的方式没有大的变化。

但我不确定 — 我们是否 — 这种变化的实际 KPI。我认为问题在于，你们是否看到人们更有兴趣联系你们，讨论 — 询问根服务器系统以及什么是 — 人们如何 — 人们是否知道关于 RSSAC 的更多信息，是否对此更有兴趣。

卡韦赫·兰杰巴尔： RSSAC 有人要提问吗？布拉德。

布拉德·沃德： 关于兴趣 — 抱歉，我是 RSSAC 联合主席布拉德·沃德 — 我认为兴趣仍在增长。决策委员会在继续增长，技术专家在增多。

我们 — 我认为 CTO 举办的“运作原理”培训教程 — 参加率很高。并且 — 我们不断地看到新面孔。我认为这些新面孔在重复 — 我们不断看到相同的数量 — 不是数量，相同类型的问题。

我们会继续尽可能告知社群。我认为 — 这些都融入了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还有其他意见吗？那么有请 — 是的，请拉斯发言。

拉斯·芒迪： 谢谢你，卡韦赫。我是拉斯·芒迪。

我想赞扬 RSSAC 在改革和创建 RSSAC 决策委员会方面所采取的做法，因为多年来，RSSAC 确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团队。

创建 RSSAC 决策委员会之后，就建立了一个向广泛社群征求意见的更有效的方式。

决策委员会主要是一个以技术为重心的团队，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重心。但是它的成员比 RSSAC 本身广泛得多，根据定义，它由当前的一组根服务器运营商组成。

虽然他们的角色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更广泛的社群有一些不同。我认为，决策委员会和决策委员会的

行动以及 RSSAC 如何选择通过决策委员会完成大部分工作，对整个 ICANN 社群和整个互联网都是非常有利的。

而作为 SSAC 联络人之一，我所做的一件事就是鼓励有时间和有兴趣的 SSAC 个人成员加入决策委员会。我们中有几个人既是 RSSAC 决策委员会成员，也是 SSAC 成员。我们并不在决策委员会为 SSAC 代言，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加入的。但是，我们正在为 RSSAC 角色的咨询以及建议的制定提供更多专业知识。

谢谢。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阿莎也有一条意见。好的。特里，你先说。

特里·曼德尔森： 我是特里·曼德尔森。

琼尼，你觉得社群就根服务器系统与董事会互动的频率如何？是很少互动，有一些互动，还是很多互动？

琼尼·索尼能： 我认为非常少。我不认为我们获得了关于 RSSAC 或根服务器系统或者来到董事会的社群的大量直接反馈。

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时才获得反馈，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认为 — 在本周，在某个会议上有一个问题，卡韦赫处理了这个问题：有人问如何加入 RSSAC，然后你说有 RSSAC 决策委员会，建议大家加入这个委员会。

但我认为 — 我记得我们自己都很少获得 RSSAC 和根服务器系统的解释。

不知道卡韦赫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卡韦赫·兰杰巴尔： 没有，我没听到其他问题。

阿莎想发言，待会我再详谈这个问题。

阿莎。

阿莎·合美嘉妮： 是的，谢谢你，卡韦赫。我只想发表一个总体意见，关于我在 RSSAC 决策委员会看到的多样性的提高。比如，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有四位印度人加入了 RSSAC 决策委员会。过去的 12 个月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看到这些我感觉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卡韦赫·兰杰巴尔： 谢谢阿莎。

继续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我也 — 琼尼，我没有任何大家不知道的特殊案例。但代表董事会，我想问问 OCTO，因为他们参与了很多，也许他们听到了些东西。所以请戴维 —

戴维·康纳德：

谢谢你，卡韦赫。关于社群与董事会联系方式的变化，从 OCTO 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变化。

我们确实 — 大家知道，作为员工，我们确实会偶尔提出关于根服务器系统的问题和意见。其中大多数问题和意见没有呈交给董事会。它们往往与社群如何参与根服务器系统、如何与根运营商合作更相关。

我们确实偶尔会收到关于如何获取根服务器的问题。但其中有很少不属于提交给员工的趣闻轶事之类的问题。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戴维。

关于这个主题，还有其他意见吗？

琼尼。

琼尼·索尼能：

是的。我想对拉斯刚才所说的发表一下看法，也就是决策委员会、开放性以及发生的改变 — 我记得很多年以来，我们根本

没有开过这些会议。我们开的是闭门会议。现在我们开的是公开会议。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进展，非常好的进步。

我认为这也告诉了人们 RSSAC 是干什么的，根服务器运营商是干什么的。

我认为你的新规定，尽管看上去有点像是个噱头，但是说出这些字母背后的团体，这是非常好的。我认为这真的很有用。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

利曼。

拉斯-约翰·利曼： 我是来自 Netnod 的拉斯·利曼。我还想补充一下，大家看到，这些成员 — 很多 RSSAC 的成员也是根服务器运营商。

我非常欢迎 — 我想我代表了 RSSAC 的大多数成员。我们非常欢迎互动。所以，请过来跟你们 — 跟我们交流。我们就在走廊里。我们都列在 ICANN 系统中的 RSSAC 网页中。我们衷心欢迎我们之间进行互动，回答你们的问题，听取你们的意见。所以请继续跟我们交流。甚至还有个电子邮件地址。如果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 想要问 RSSAC 组织，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可以使用，请布拉德或特里普蒂讲一下这个地址，因为我忘记了。

特里普蒂·辛哈： ask-rssac@icann.org。

卡韦赫·兰杰巴尔： 谢谢。首先，我认为你们可以安全地代表所有 RSSAC 发言。我听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对问题保持开放的态度。在走廊里跟我们交流。是的，我们有那个地址。

至于刚才你说的，是的，这是我们之前决定的一个总的方向。但是差不多一年之前，我们开始对此采取行动。我们不仅尽可能保持公开，而且尽量使董事会高效、全球化。

不仅仅是在 RSSAC，甚至在根运营，根运营商会议上，我们改变了很多。现在，比如说，我们发布了会议记录和议程，这与之前有一点不同。所以说，不仅仅是 ICANN 空间取得了很大进展，根运营总体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受到了热烈欢迎。我们收到了正面的反馈。

韦斯。

韦斯·哈达克： 谢谢你，卡韦赫。我是来自 USC 的韦斯·哈达克。关于决策委员会，还有一点是，它非常透明化，每个人都了解它，因为正如拉斯所说，RSSAC 正在听取决策委员会的意见。不仅是这样。决策委员会是目前正在从事技术工作的机构。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将所有工作转移到决策委员会，因此决策委员会实际上是在做技术分析和生成报告的工作。实际上不是 RSSAC 在撰

写报告。是决策委员会。所以，这很关键，因为我们希望整个互联网社群都能参与 RSSAC 文件的制作。

卡韦赫·兰杰巴尔：

谢谢。好的。RSSAC 的成员目前是封闭的，我们尽可能让根运营商和联络人，以及根运营商和联络人的代表只做行政管理工作。所以我们尽量将所有事情都交给决策委员会去做，并尽量在 RSSAC 内进行验证。这是我们开放 RSSAC 会议的其他原因之一，目的是让人们看到，它实际上主要是做行政管理工作的。

好的。关于这个主题，还有其他意见吗？如果没有，我们就看其他幻灯片了。董事会运营。

温迪？好的。谢谢。

非常感谢。这些是董事会要问 RSSAC 的问题，是之前提交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目前正在处理的关键问题或主题是什么，特别是，有什么问题需要董事会的特殊支持？特里普蒂。

特里普蒂·辛哈：

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一直 — 在过去两年间，RSSAC 的主要工作重点是，为未来的根服务器系统发展一个模型。我们最近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大概是三周之前，我想。我们发布了我们的报告。有人对这份报告有疑问吗？我来解答疑问。

卡韦赫·兰杰巴尔： 今天早上我与董事会再次分享了这份报告，为大家提供更多参考。

特里普蒂·辛哈： 这份报告深入介绍了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我认为我们正在琢磨一些我们以建议的形式整合在一起的好材料。我们希望能在接下来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发表。但你们有什么疑问吗？好的。

有没有人 — 决策委员会目前确实在做一些工作。你们要介绍一下决策委员会工作的最新情况吗？随便哪一位。

卡韦赫·兰杰巴尔： 布拉德，请你快速介绍一下目前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布拉德·沃德： 我们目前有很多工作组正在运行。我能想到的一项工作是，协调根服务器数据的匿名化。我们在一年之中会出于各种原因定期收集数据，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知道，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KSK 轮转工作。我们会在关键里程碑或者日期界限收集数据，看看情况如何。

有一些根运营商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法律不允许他们分享查询所来源的源 IP。多年来，我们认为 — 根据我们看到的运营商的不同做法，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们没有要求他们以自

己的方式匿名化数据，而是组建一个工作组，对数据进行组织，使其未来能够得到标准化。

这与 GDPR 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有一个现有的工作组。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工作组已经解散了。但它谈到了很多关于 Anycasting 的问题，在哪里 — Anycast 汇集。将它们放在哪里。它们的规模和影响。

我们还有个正在进行的 — 它实际上并不是工作组，但我们目前正针对工具的标准化工具开展工作。我们创建了一个存储库，在根运营商和决策委员会之间分享标准化工具，一个 Git 存储库。我漏掉了什么吗？是否 —

戴维·康纳德：

还有一个关于数据包大小的工作组，研究 MTU 和 MSS 之类的东西，以及碎片化等等。这个工作刚刚开始。

布拉德·沃德：

那个工作刚刚开始。我认为你们可以想像一下源头是哪里，关于 KSK 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包大小问题。这引起了很多问题，我们正在努力解答。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特里普蒂，我认为 — 研讨会确实取得了很多成果。甚至自从上次董事会向我们介绍最新情况之后，也发生了

很多变化。我想请特里普蒂简要介绍一下研讨会的主题，看看董事会有没有兴趣。谢谢。

特里普蒂·辛哈：

谢谢。那么我快速介绍一下要点，研讨会的成果。大家知道，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发展根服务器系统或者对其未来发展提供建议。过去三十年以来，服务本身一直运行良好，没有真正确定利益相关方。这是来自，大家知道 — 使用来自我们内心的比喻。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全球互联网的利益。但是，在继续沿着当前这条道路前进时，确定 DNS 根服务的利益相关方是谁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讨论了成为利益相关方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们从基础知识开始。我们正在发展。我们已经联合了我们认为的利益相关方。

然后我们就根服务器运营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目前讨论正在进行中。这只是在对它进行重新定义，确保我们一致认同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对其进行进一步组织和组建。

我们在最后的第四次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根服务器联盟的概念。而且我们进一步琢磨了一下，给了它更多的定义。现在，关于如何使用这个联盟、这个实体方面，还有更轻便的方式。我们还没有对它进行命名。

然后我们谈了很多我们称之为战略性构建和政策的职能。以及你们展望未来需要的任何服务。从现在开始 5 年、10 年、15 年、20 年之后，始终都会有活动在进行。所以显然，那项职能需要存在。一旦这个战略到位了，我们就会发展并建立一个架构，这样那项职能就可以与这个架构并行，也就是说，制定战略并进行架构设计。

从那里制定政策。政策可能会渗入 DNS 生态系统。

所以我们也需要那项职能。我们对那项职能进行了一些良好的定义。

然后我们接着进行了关于指定移除运营商的非常关键的讨论。到目前为止，由于互联网的有机发展，目前有 12 家运营商。但显然这不是可持续的。在某一天我们都会退休，并继续生活。时间会超过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树立一个模型。所以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如今，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问责制是一个大问题，根服务器运营商以及系统本身、云服务如何负责地遵守特定的运营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在不同级别的监督方面进行了合作。我们在自己的机构内显然会每天进行更频繁的监督。监督的频率更高。一旦我们进入问责制模式，就会有更大范围的审核。所以我们也对这项职能进行了更多定义。

我们上一次讨论的是财务职能。在过去 30 年左右，一直到目前为止，12 家运营商都是自筹资金提供服务。

但显然，这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

但我们已经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在团队内，大家都认为这些是艰难的对话，但必须进行对话。我们已经开始了对话。

我认为那是个非常成功的研讨会。我们谈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多年以来一直害怕提及的主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希望在大约六个月之后，我们能提出一些建议。

有问题吗？好的，史蒂夫。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特里普蒂。你在最后提到了财务问题。

你能谈谈根运营的运行成本有没有随时间发生重大变化吗？不需要讲得很具体。也就是说，当你谈到不可持续的时候，是因为各个组织内现有的资金水平变得更加有问题，还是因为成本实际上是因为需求增加而上涨呢？还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特里普蒂·辛哈：

答案是两种情况都有。我们都是自筹资金提供服务。我们的机构显然正在更密切关注这个问题。有人在问，我们要继续沿用这个模式吗？有些机构无法维持那样的资金水平。所以这是问

题之一。但是，如今互联网上有超过 40 亿的用户并且还在增长，攻击媒介越来越出其不意、越来越疯狂，我认为我们需要从整体上看待服务，看看什么是正确的解决方法。而这需要钱。我们正在研究 — 成本 — 是的，成本增长有两方面的原因。

史蒂夫·克罗克：

我想再问一个不同的问题。

显然，大问题是，显而易见却被忽略的关于财务的问题、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是可能会发生移交、变更控制，或者新参与者以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进来，他们不想深入了解这种情况。我想问的是，可能会发生什么负面影响？

在极端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拥有非常有凝聚力的运营商，他们遵守非常具体的道德规范，提供 IANA 提供的内容，毫无例外地完成了一流的工作，并且绝对中立地代表互联网用户。假如有新的参与者进来，他们并不了解那些道德规范，或者他们的议程不同。

在思考可能的不利因素方面，你们做了多少工作？类似于红队分析的思考？

特里普蒂·辛哈：

我们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系统内的相互制衡。我们认为这与 ICANN 刚刚完成的过渡有点类似。

我们正在特别留意道德意识。在提供数据方面，如何让未来的运营商具有与当前运营商一样的基因？

在让任何人上任、卸任之前，会有无数的制衡手段。所以在发表建议之前，我们会采取这些行动。

史蒂夫·克罗克： 两年半，2500 万美元。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下面有几个人要发言。罗恩。

罗恩·达席尔瓦： 谢谢你，卡韦赫。特里普蒂，谢谢你介绍的最新情况。当然，根服务器系统的可扩展性对于互联网的整体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我很高兴看到运营商这一举措的最新情况，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解决一些关于可扩展性的担忧，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可扩展性，解决新的攻击媒介，在这之前，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可扩展性。

然后，与之相关的是，在你们之间确定服务水平协议，大家知道，衡量标准 — 运营社群中的所有参与者的绩效如何，以及达不到绩效时该怎么做。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治理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运营商社群已经带了个头，我将继续关注这方面的最新情况和进展状况。

当然，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能够引入新的运营商，继续在运营商之间相互支持运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仍在考虑，当有人无法维持适当的服务水平或者财务能力无法继续进行必要的投资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要做什么。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们重点关注了这个问题，并致力于在我们真正遇到危机之前解答这些问题。

特里普蒂·辛哈： 谢谢您，罗恩。

卡韦赫·兰杰巴尔： 谢谢您，罗恩。

拉斯？好的。很好。

其他运营商或董事会成员还有意见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着看下一张幻灯片。

来自董事会的第二个问题是：“RSSAC 对于 GDPR 有什么担忧？如何更好地减轻可能发生的后果？”

我可以快速简要地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有其他 — 我们向 RSSAC 提出了这个问题，提交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不，不会影响我们。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我在清单上听到、看到的。RSSAC 成员还有其他意见吗？因为我们认为它不会直接影响我们。至少在我所在的组织，我们还没有进行

详细的法律分析。我们会进行法律分析。但据我所知，我们所保留的记录的水平和质量 — 因为我们没有分享这些记录，至少没有在未设置极具限制性的条件下分享它们，它对我们没有影响。我们计划在五月底之前进行分析，这是 GDPR 在我们组织生效的时间。但是其他方面，我认为这取决于各个运营商。但我们的初步评估表明没有影响。利曼。

拉斯-约翰·利曼：

我是来自 Netnod 的拉斯·利曼。是的，我完全同意卡韦赫的看法。在我看来，导致这种评估的原因是我们发布的数据不是由根服务器运营商生成的。它是由 IANA 通过根区维护人机制生成的。我们发布的数据是我们从其他人那里收到的逐字数据。因此，确保数据符合 GDPR 的作用是 — 我们与 IANA 和根区维护人坐在一起看到了这一点。我想到的数据是根名称服务器上的实际地址名称。对于那些非常小的细节，我不认为存在问题。在收集用于研究的数据时，可能存在问题的领域是 — 因为发送查询的源 IP 地址与寻找域名的查询的内容之间存在联系。

所以我们讨论了关于匿名化的问题，刚才布拉德也告诉你们了。所以已经有工作正在进行中，目的是确保我们能取得良好的进展。谢谢。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

马跃然要发言。

马跃然：

我只有一条意见。我非常尊重工程师，如果有工程师想要伸出援手 — 我今天和 RIPE 开了一次会，讨论这些类似的事情，关于谁是合法的数据控制者，无论信息来自何处，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很喜欢这样的对话。因为在这样一个互动性很强的系统中，我们是相同的 IANA 职能、根服务器的一部分，加上作为公司的 VeriSign，我们彼此经常互动。我欢迎那样的讨论。我还没有答案，但也许我们需要一些律师。

这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听起来是一个公共安全建议。

大家对 GDPR 还有其他意见吗？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我想请史蒂夫快速简要介绍一下董事会技术委员会的最新情况。因为，也许你们已经知道 — 史蒂夫的博客已经提到了 — 董事会组建了一个新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是的。史蒂夫？请讲。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你，卡韦赫。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逐步改善了整个组织的技术能力和工作重心。其中包括设置首席技术官及其办公室，以及戴维·康纳德领导的一组人员。

沿着另一条道路，技术专家小组举行会议，并且最近在董事会内部成立了一个董事会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久前开始作为一个不太正式的小组成立，更偏向于技术小组。现在我们将它正式变为董事会技术委员会。

这是一个 — 现在是董事会内部的常务委员会，正如我所说，这个常务委员会专注于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以预防 — 使董事会有能力研究其收到的更实质性的问题，而如果将这些问题放在整个董事会面前进行详细讨论是不雅观，也是比较尴尬的。所以这非常适合。

董事会技术委员会也是整个 ICANN 社群各种技术部分的天然接口，当然，包括 RSSAC、SSAC、技术专家小组等等。

卡韦赫，谁是你们的董事会联络人？这个联络人非常优秀。非常感谢你们选择的一流人才。

发现这一点之后，我们给了他更多工作，让他担任董事会技术委员会主席。

几天前我们开了一次非常棒的会议。委员会的开端非常好。你们会看到常规的议程文档流和结果等等。

我非常高兴地宣布委员会现在已经在运营了。我离开董事会有一种更轻松的感觉 — 相比于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我们在分析和回应我们面临的一些更具争议问题的技术基础时的直觉是什么，我感觉要更轻松一些。谢谢。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史蒂夫。谢谢你的赞美。这为我们设立了很高的标准，但还是要谢谢你。你真是太好了。

再强调一下，董事会技术委员会并不是决策机构。它不会产生任何决策。决策权仍在于董事会，整个董事会。

这是一个采集和收集政策的输入机制 — 所以董事会技术委员会内部有三个不同的工作阶段。一个是在需要技术或技术建议时，收集来自不同 SO 和 AC 的意见。汇编意见并将它提交给整个董事会。

另外一个工作阶段是，帮助董事会完成其受托责任，确保 ICANN 组织顺利进行技术运营。

高水平的 — 与他们运行的 CIO 办公室以及 IT 项目的高水平保持一致，确保这符合 — 最后，展望未来，比如说新兴的技术等等，主要是与 CTO 办公室合作。

这就是总结。

史蒂夫·克罗克： 我想说几句。卡韦赫列举了主要的要点，描述了董事会技术委员会的章程、议程或议程的类别。

但他提到，董事会技术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而是提出建议的机构。我想起了一点，所有的技术人员都知道，在实践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比理论上更大。所以你们会看到，过一段时间之后，董事会根据董事会技术委员会的建议做出决策，礼貌地代表做出决策的人，而我们只是例行公事地在上面盖个章。这两者之间有一点模糊不清。

卡韦赫·兰杰巴尔： 好的，谢谢。现在我们预先确定的问题已经结束了。还有其他问题或者意见，或者感兴趣的话题吗？我有个 SSR2 的例子，但如果大家有来自董事会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讲。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抱歉，卡韦赫。问题是什么？我刚才在忙着整我的插头。
[笑声]

卡韦赫·兰杰巴尔： 没什么问题，还有其他主题吗？我刚才说 — 董事会向 RSSAC 提出的问题，或者来自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讨论的任何主题，或者大家有兴趣讨论的主题。如果没有的话 — 里纳利亚想发言。

里纳利亚 ·

阿卜杜尔 · 拉辛：

谢谢你，卡韦赫。这是关于 SSR2 的问题。我 — 在昨天的公共论坛上，实际上我们澄清了 SO/AC 需要注意，他们需要确定如何解决问题。我知道帕特里克 · 弗斯特朗姆 (Patrik Faltstrom) 正在尝试解决问题，并尝试让 SO/AC 领导小组采取行动。我想告诉 RSSAC 的领导层，请回应他，帮助他。谢谢。

卡韦赫 · 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本次会议就要结束了。哦，抱歉，好的。布拉德。

布拉德 · 沃德：

我在讨论决策委员会时忘记说了，今天晚些时候有一场决策委员会会议，届时会有一个工作要求。我们刚才讨论的是目前的事项。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将以官方身份与决策委员会开会，我们会询问他们新的工作事项。

卡韦赫 · 兰杰巴尔：

谢谢布拉德。本次会议就要结束了，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 最后一次跟史蒂夫一起开会，我想代表 RSSAC 衷心感谢你多年来提供的所有支持，祝愿你未来一切顺利。

史蒂夫·克罗克： 非常感谢。长期以来，和你们共事一直很愉快。几个星期之前，我有幸去了你们的办公室，感到非常惊讶，同时对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认可。我一度担心你们会重复所有内容，而现在我很高兴看到我们总结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你们是首次运营，我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谢谢。

卡韦赫·兰杰巴尔： 非常感谢。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会议记录结束]